

红闺春梦

①

〔清〕竹秋氏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律系平枷平责。而且二位公子说的，是尊纪们为他打坏；傅阿三又说他家的人被公子们打伤。究竟谁是谁非，都宜问个彻底澄清。非是小官说句不懂人事的话，二位公子，既来听戏，何必带二十多名家人？分明是起意要来打降的！而今事属于官，岂能草草？即如柏大人不管这事，小官亦要把一千人证，带回衙门，听敝上发落。二位公子不用多嘱，审问下来，自有公断。”一番话，说得鲁鵬、鲁鹏哑口无言。只得复又打躬道：“一切费年伯的心罢！”带着两三名家丁，匆匆上马去了。柏公大笑道：“我倒好意抚慰他们，反向我絮聒不已，受了一番言语，他也只好算歇。”命兵役等将傅阿三一千人，带回衙门审问；又留了两名兵役，在此看守。吩咐已毕，坐骑回衙。武弁亦回提督衙门销差。

且说五官被鲁鵬打倒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他平时连大气都未受过人家一口，今日平空遭此羞辱，恨不一头碰死。后来柏如松等人打入园内，询问傅阿三与鲁氏兄弟情形，趁人众忙乱之时，有跟他的人，趁空近前扶起五官，急急出了园门，跨上驾车，把牲口加上几鞭，直奔江相府而来。因江府离隐春园甚近，且至江府，再作计较。到了府前，寻着连儿，托他去通报。伯青闻说五官受了人家糟蹋，又闻他亲自来此，定见这件事闹得不小。忙叫连儿传话，着五官进来。少顷五官随着连儿入内，众人见他衣冠不整，形色仓皇，眼睛哭得红桃子一般。进了书房，也不与人众请安，跺足捶胸，大哭起来。伯青等人，摸不着头绪，齐声安慰他勿哭：“到底闹出甚么大事，告诉我们，代你设法，遥想没有大不了的事，不要害怕。”

五官止住啼哭，把适才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说毕又哭

了。伯青等听说，皆愤然不服道：“鲁家兄弟，大闹得岂有此理！就是傅阿三回了他这几句话，也不至动蛮相打。就算傅阿三得罪了他兄弟，与五官何涉？怎生忍心蹂践五官起来？真正令人不解。”五官道：“他两个人，平日我连一面都没有会过，又与他家无仇无怨，这不是半天里吊下来的晦气么？我长成十六岁，从来未受过这样的罗唆。我还要这条命做什么呢？阳间斗不过他，阴司去做鬼，都要告他一状，方肯甘心。”说罢，泪痕满面，娇喘吁吁，悲苦不止。伯青取出手帕，代五官拭泪，用好言抚慰道：“你不要哭坏了身子，我明日当面去见柏大人，请他从重处治鲁家的家丁，替你出气。柏大人是王者香的房师，我与他亦有世谊，这件事，他也不好推却找。”

从龙坐在一旁，微笑道：“我看鲁家兄弟，断非无因而来。若说没有挟隙，就作你师父挺撞了他，也不能迁怒到你身上。你可细细想去，其中定有缘故。”五官道：“什么挟隙呢？前日他老子鲁道同在人家席上，与我咕咕唧唧的说笑，是我没有理会他；不说别的，他那一口的山西话调，开口是咱骡子，即讨人厌。次日，又到我园子里去，硬要叫我陪他吃酒，还要带我到他府中玩几天。没说我不愿意他，就是愿意，我从来没遇见人这般轻视我。他却被我狠狠的冷落了几句，他即去了。除了这一次，没有别的缘故。他两个儿子，我做梦也未曾见着他。”

从龙拍手道：“这就是了！日前之事，即是挟隙，多分叫他两个儿子，来寻你事的。所以才与你过不去！说来你师父还是为你所累。即如昨日在江大人处饮酒，他见你敬酒至他面前，忽现不悦之色，正是日前余波。今日特地来发泄你

的。你是个聪敏人，难道不明白这个情弊么？”汉槎、二郎皆点头道：“在田揣度的却是。鲁道同未免气量太狭隘了！况且此举甚为不妥。他两个儿子，带人去寻打，又损坏若干物件，是自己先耽个不敢徇庇鲁家；试问堂堂吏部的少爷，与唱戏的打降对质，有何颜面？若再得了不是，更难对人。鲁老头儿岂非自家害自家么？”从龙道：“鲁老本来气小量窄，情性乖谬，同朝诸人，也没有一人与他契合；所以往来的，不过几家内亲，与他部属该管各员；还有官秩卑小的，畏他势焰，勉强去趋奉他。观此可知其平日为人。”

伯青对五官道：“你也不用回去了，在我这里住着，我明日亲到柏大人处访问审办实在消息，再背地嘱托他一番。况柏大人亦与鲁道同不睦，自然凭公讯办。”五官应允。又叫人到东府里送信，说我并未打坏，请王爷放心；现暂避江府，容迟一二日，再到王爷府内来请安。至于我师父傅阿三，与鲁家众仆，皆为柏大人带去审问，仍望王爷从中关切，念我师父年老；若我的师父输了官司，难保鲁家不扳我到案。惟有恳求王爷，方可庇护着我。伯青又吩咐摆酒，与五官压惊。席间五官说到自己做这唱戏的买卖，本属下贱，人人皆得欺侮我，若是个平等百姓，今日他们也不敢如此作践。不知何时方能出此牢笼。况且为人在世，焉能尽如人意？说着，又伤感不已。伯青道：“说起来，我正要代你欢喜。你师父今番受了这一场气恼，也该知道领班的难处，这碗饭，不是容易吃的。而且你师父身边颇有积蓄，就是不作这生计，也可过活了。少停两日，俟此案平复，趁此机会，去与你师父商量，代你赎身出来，那时即随你唱戏也好，不唱戏也好；一则可以自由自便，二则人家亦不敢十分欺你。”

五官道：“我既脱离这苦海，还要唱戏做什么呢？那可不是害了失心疯了？我情愿做个小本经纪，将就度日，纵死也不去做这唱戏的勾当。你们果真代我谋干成功，即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刻骨铭心，不忘大德，我那柳家的亡灵，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感激的。保佑你们世世簪缨，科第不绝。”二郎道：“既然有此机会，何愁不成？况伯青日前曾允过为你赎身，我还做了保人，断不能失信于你。我们且尽今宵之乐，明日再说明日的话。”

众人齐声称是。遂命换上大杯，轮流痛饮；又吆五喝六的，划起拳来。直到三鼓以后方止。从龙、二郎辞去。伯青命人在书房内，另设一榻，将自己的铺盖，分与五官歇宿。一宵无话。

次早，五官催促伯青去访他师父信息。伯青换了衣服，套车往柏如松衙门里来。未知柏公审问傅、鲁两造，孰曲孰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柳五官借势脱樊笼

王学政藏娇纳金屋

话说柏如松在隐春园带回傅阿三与鲁府家丁一千人证至衙，旋即公座鞠问彼此相打情节。东府里王爷已知五官并未受伤暂避，一面差人至江府看视五官，叫他不要气恼，可安心住在江府，你师父官司，自有我照应。又遣人到柏如松处，托其秉公办理，不可徇庇；鲁道同如与你理论，有我去抵挡。柏公笑道：“王爷也太小心了！难道我惧怕鲁老头儿么？若惧怕他的威势，倒不带他家人回衙审问了。”遂将两造唤上，细诘曲直。鲁府众家丁，仗着主人的权势，不肯招认；反说道傅阿三恃众行凶。柏公即叫傅阿三与他们对质，又令喝取刑具伺候。众家丁情知难拗，若不实说，徒吃目前亏苦，只得一一招认；所有罪名，多推在两个小主人身上。

柏公问明原由，将两造押下，即差人至东府里送信。又亲自套车，来会鲁吏部。鲁道同自两个儿子去后，巴巴悬望；待至午后，见他兄弟二人，狼狈而回。将前后情由，说与他父亲知道。鲁道同听了，也暗自吃惊，又不好过于埋怨

他二人。怕的柏如松不顾交情，从直究办，自身即有治家不严之咎。如果柏如松徇庇我处，何以将我家丁带去？此事即有些不妥。反懊悔不该纵容二子前去闹事。鲁鹏又抱怨鲁鹏道：“我们此去原不甚妥；不意傅阿三那老砍头的，竟敢反戈相向。即如柏年伯，看着我家情面，重究傅阿三等，我们都受过他的糟蹋了；传说开去，定有旁人笑话。想来皆是大哥一味的要去打闹，我却为你所累。不然，稍停两日，设法办个唱戏的，也不费手脚。如今倒弄得不上不落。”鲁鹏冷笑道：“你可别说现成话罢，就是我失于检点，要去打闹，你怎么不拦阻我？你还挑选力大的家丁，好准备动手。再则傅阿三那东西，是捋了你十数个嘴巴，偏生缠着我乱碰乱撞，现在胸前还怪痛的。真真牛代羊灾，那里来的晦气！我又埋怨谁去？我还要说你撺掇我去的呢！而今事已闹开，悔之无及，不如大家商量，该如何弥缝了事；你反和我扳驳，可不是奇得很！”他兄弟你言我语，互相争竞起来。鲁公喝道：“你们两个下流不堪东西，无故的被人欺辱，也该羞死；连我的体面，多为你丢了！你们还在这里吱吱喳喳地嚷，滚掉了罢！”他二人见父亲发怒，才不开口，忿忿的退出。鲁鹏咕哝道：“五官原是得罪你老人家的，我们好意去争回体面，闹出事来，又是我们不是。”

鲁公正欲喝骂，忽见门丁进来道：“柏大人拜会，已到外厅了！”鲁道同本想去看柏公关说，况我与他哥子，乡榜同年，平时又无芥蒂，似可应允。又想柏公是个刚正人，怕也不行，反下不去。此时闻得柏如松先来拜会，定然是来与我商酌办理的。好生欢喜，连声叫请，急忙至后堂，穿了公服，出庭与柏如松见礼入座。

柏公道：“二位世兄，可曾回府？想早间的事，应该禀过大人了，毋庸侍晚细述。且两造俱经申明，委系二位世兄，有意前往寻闹。现在傅阿三一口咬定，并有打损许多物件为证。尊纪等直供不讳。此事若究办起来，却与二位世兄很有关碍，是以特来请大人示下，如何处置？”鲁道同听了，脸一红道：“我家两个不肖畜生，轻举妄动，种种狂悖，大人尽如；虽死不足惜。然既承关顾下问，想早有定见，只求稍存小弟地步，即感戴不尽。”柏如松笑道：“大人未免言重！”但照例科断，头欧者互有不是，各任其咎。傅阿三因当切责，而尊纪等亦不能为无过。若照世兄们以势凌民，傅阿三欧辱职官子弟立案，即当奏请交部议办，恐大人亦难辞责。”一席话说得鲁道同羞愧无地，惟有恨骂两个儿子，无端闯祸，带累我受气。又央求柏如松千万要看世交情面，粉饰此事为妥。柏如松道：“侍晚也没有别策，只得屈尊纪等了。所以过来请示，请罪。”遂起身作辞。

鲁道同直送至门外，犹切实叮咛一番。回至书房，又气又恨。气的柏如松不念世交，虽外面却似关顾着我，他分明是前来羞辱我的。恨的两个儿子办事浮躁，好好的事，弄得支离失节。柏如松已说过，要归罪在众家丁身上；若众家丁受了刑责，教我日后怎生见人？

不提鲁公烦恼，单说柏如松回至衙门，即提出一千人证，先将傅阿三唤上，说他不该喝众廛打，姑念年老免责，勒令取结限期半月回籍，不许逗留在京，开设戏园。其余分别轻重，各有儆责。又将鲁府众家丁带上，其受伤者，免究；未受伤者，不合倚仗主人势力，滋生事端，各责二十。复令两造具结息案。所有打损傅姓物件，着鲁仆缴呈半价赔

补。发落已毕，即将两造人证释放。众家丁回府，哭诉原由，鲁公无奈，惟有咬牙切齿，恨恨不绝。当吩咐如数缴了半价到柏如松处。又告了一月病假躲在府中，不见外人。慢慢再寻别的事端，报复此恨。伯青打听明白，急忙回来说知五官：“虽然你师交赢了官司，却不能在京内唱戏；趁此机会，正好代你赎身。”五官闻说，喜欢非常，催促伯青速办此事，不可迟缓，恐他师父生心，即费唇舌了。伯青又与从龙等人，商议停当，命连儿去与傅阿三讲说。傅阿三起初立意不行，禁不住连儿硬说软劝，才改过口来，要一万二千两银子身价，少他一厘都不能的。连儿回来禀明伯青等人。五官闻他师父应允了，即在身畔取出一个手折，递与伯青道：“这是我由苏州到京，历年唱戏积聚的一宗款目，不下四五万金，现存在京中各铺户里。”叫伯青代他收转来，做赎身之资。伯青代他取回一万两银子，与从龙等公凑二千贴补五官。次日，连儿唤到傅阿三，伯青当面兑了五官身价，又叫人去拿五官随身物件过来。他们师徒，多年临别，自有一番彼此嘱咐。傅阿三即将隐春园转售于人，有几个年纪大的徒弟，亦令另寻去路。收齐各处款目，半月后，动身回苏州去了。

五官住在江府，无拘无束。此时他已赎过身了，倒不怕人欺负，惟不忘东府里王爷素来待他的美意；就是鲁家与他师父为难，亦多亏东府里情面，始将鲁家扳倒；不然，鲁家也不肯放松五官。所以五官隔几日，即至东府里去走一遭，陪着王爷吃酒下棋而已。这东府里王爷，本是藩王。因有功于国，恩赐宗室。同朝的官，无人不敬畏他。王爷为人却心性慈善，决不以王位自居，处处谦恭待人。偏与五官有缘，

三两日不见，好似丢了贵重物件，时时惦记在心。及至见了面，也不过谈谈说说，始终连一句戏谑的话多没得。五官凡事亦能先意承志，小心服事。是以王爷尤加喜爱，视五官如自己子侄一般。自从五官闹出事来，王爷很为着急。待到柏如松审问明白，却没有波及五官，才放下心来。又闻五官自家赎了身，可以不随他师父回去，王爷大喜；反嘱咐五官常住江府，连我府里，都不可时至，生恐鲁道同猜忌，我并非惧怕鲁老儿，究竟有伤同朝的和气。

这日五官与伯青商酌道：“我虽蒙你留住在此，终非生策。就是我这点积蓄，亦有用时了。须要设个长久的恒业栖身。我的年纪又轻，除了唱戏以外，并无别样生计，难不成就怎么一辈子混过去么？”伯青道：“我也久经代你筹划到这地步。人生若无恒业，即当有恒产。况你日后，还要立室创家，延续柳氏香烟，千斤重担，在你一人身上。今日有这项款目，自是快活。待到老大无成，那时即悔之晚矣。”

两人正在议论，见从龙、二郎一同进来，伯青、五官立即起身让坐。二郎问：“子騫为何不见？”伯青道：“这几天是他在衙门里值日，每晚二鼓以后，方能回来，黎明即去。甚至回来稍迟，连书房内都不到，到也不过少坐片刻，即回后去。近日若非五官在此陪我，晚间岂不寂寞煞了？”又将五官思量要立恒业的话，告诉他两人。从龙点头道：“看不出五官年纪虽幼，倒有这般远大见识，所虑一毫不错。他既有这宗款项，无非做个买卖，以作过活。争奈他自幼即学唱戏，各种生意，他多是门外汉。怕的勉力做去，不得讨好。在我的意见，莫若置些房屋下来，租与人家，开张铺面。一年所入的租金，也足够五官用度。况且这个买卖，天下有钱

的，都会去做。”伯青听了拍案叫好道：“是极是极，在田之言，深为有理。五官竟是除却置备房屋，再没有别的生计可寻，真乃与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从龙笑道：“你且慢褒赞，未知主人之意若何？”五官道：“我怎么不行？这件事，却合我的意见。别样生意，多要操心劳力；惟有置买市房，只要购几处闹市口的房屋，觅几个好租户，每月届期，前去收取房金而已，可谓一劳永逸。我立志就做这生意，不用三心二意的了。”二郎笑道：“五官置产立业，是件大喜事，须要备席酒，请我们呢。房屋买定时，还要列我居间，好待我分几文中费。”五官道：“你不要说笑话，还愁我买定房屋，不请你们居中么？日后若原业欺负着我，有了你们出面，我即不怕了。”二郎拍手道：“你既如此，更宜请我们吃酒；我的中费，却又要加倍了。俗说有利即有害，日后拚着原业说话，我好帮助你同他讲理。”从龙笑道：“楚卿真个小气得很。你放心，我们居中，一文中用金不分你的，让你独得，日后出面，也是你一人去。所谓利是你得，害亦是你受。”说得伯青等人笑了起来。

次日五官唤了数名官牙来，嘱咐他们代觅几所房屋，不论价目多寡，只要房屋高大，材质坚固；最好是街市上的铺面房子。隔了一日，各处官牙，开了多少清帐送来；一半市房，一半住屋。又带领五官到各处看视。五官约了伯青同行。看定了的，当即议明价目，择日过户兑价。整整忙了一月有余，已买定好几处房屋，所有积蓄，仍余下若干。五官不欲再买，恐一时需用，不能接济。计算大小房屋，共买了二十余处，每月也有数十千文。五官一人的使用，只余不亏。又在杨梅竹斜街，寻了一所住宅，自己即搬了过去，铺

陈摆设，十分幽雅。屋后又有一方大大院落，改作花园。中间砌了一个六角亭子，四面多栽树木花草，疏疏落落，堆了几处假山。虽然园亭不甚宽大，却也亭虚石峭，竹映花蒙。五官终日啸傲其中，玩花弄鸟，可谓心满意足。又买两名短童，应守门户。暇时，即邀伯青等人过来盘桓消遣。东府里王爷，闻他买了房子，也亲自来了两次。又吩咐本地段管辖巡兵员弁，好好照察。若有闲人，罗唆了他，我是不依的。试问谁人是三头六臂，不遵王爷吩咐，去在老虎头上撩拨？就是鲁家兄弟，也只有暗中恼恨，亦无可奈何。

光阴迅速，转瞬王兰学差任满，就中又放了新任学政，前往浙江瓜代。王兰二次考至杭州，首取了陈眉寿补食廪饩。这日新任已至，王兰交代关防册卷，择吉起程，回京复命。甘誓因记挂小儒，买棹先回南京。王兰托他寄信小儒，知会聂家，请慧珠与他母亲商议，代他妹子收拾一切：“此次我便道南京，即要迎娶洛珠，以为侧室。托他从中善为说辞，不可渝却前盟。”临起程的一日，邻近各府生员，多来叩送。王兰将众生唤入舟中，切实勉励一番，都要安分读书，以求上进；切勿倚仗衣衿，包揽生事，荒误寒窗十载面壁工夫。囑谕已毕，即鸣锣挂帆，一路向南京开行。

途中无多耽搁，各处官员迎送，亦不用细述。这一天，已至南京，先坐轿入城，去拜小儒。此时小儒已升署两江总督。因江炳谦告疾请假，开缺调治；胡文渊即大拜了，李文俊为亚，熊桂森恩召来京，协办阁务。熊公遂奏请小儒升署此缺。前数日甘誓回来，接到王兰手书，当即差了双福，亲去知会王氏、二娘。他两人敢不遵命？早为置备物件，专待王兰迎娶。洛珠闻得，自是欢喜。惟有慧珠，心内悲喜交

集。喜的妹子终身得所；悲的自己私衷，何时方遂。伯青又没有放外任的信，遥想他做京官，万不及此。就是他放了外任，愿意迎娶我，怕他的父母不从，仍成虚话。又因妹子喜期在即，不便忧形于色，勉强打起精神，帮助母亲料理。

单说王兰到了总督衙前，投进名帖。少顷，放炮开门，两边奏乐。王兰的大轿，直至二堂下肩。小儒迎接进内，见礼入座，各道阔别。小儒先谢了王兰提拔他堂弟仁寿，王兰又贺小儒荣摄督篆，随后方说到迎娶洛珠的话，已托甘又盘回省之便寄一信，不卜可说知聂姓否？小儒笑道：“者香的事，如自己事一般；当日即遣人去关照。据云早已收拾停当，专候彩舆。但是我与你部署有功，宜如何谢我？”王兰笑道：“谢是要谢你的，你当先请我吃升官的贺酒，我然后请你吃纳妾的喜酒，以作酬谢；不能单要我请，岂非便宜了你？”小儒大笑道：“数年不见，者香仍是这般尖刁的脾气；我只道你做过一任学差大人，气量也该大些，那知还是本来面目。罢罢罢！我也不想你谢我了，我亦不去请你，两免了罢。”王兰又问及刘蕴近日若何，小儒道：“刘先达今春已作古了。刘蕴而今，虽说不敢在外公然为虐，那家内却闹得不成世界。刻下家业亦渐陵替。据闻日前已卖去了好几处田地，终日与那密骗田文海，搜寻作乐。外面托言守制，步门不出，却私畜无数姬妾，又新买得一班女梨园，每日饮酒听歌，用度甚巨。你想他纵然多金，亦支持不下。上日我去作吊，很劝说了他一番，他虽满口应诺，料想是不中用的，只好我尽我心罢。岂有身居父丧，犹自取乐，荒淫无度？天理亦不能容。若照他这般行为，果能保全首领，终于牖下，即算他是有大福泽的了。”王兰听罢，喟然道：“善恶无门，惟

人自召。刘先达好端端的家世，因他心术不正，就生出这个不肖儿子，眼见不久一败涂地，万难再振作了！”两人又叹息了一回。王兰起身作辞，又到祝府及各世谊处，走了一遭。

回到船中，即差了一名家丁，前往聂家，说声择定来日黄道良辰，迎娶洛珠。此时回京日促，又因客途不便张扬，只要一乘小轿，傍晚悄悄抬至船上；容到了京中，再行热闹。家丁到了聂家，与王氏说明。王氏想道：“好在女儿是他家的人，热闹不热闹，都是他家的体面。我倒不省些费用，只要女儿愿意就罢了。”慧珠在旁，亦说：“者香此言甚是。况他尚未复命，这件事，原是私情。就是这般行去，倒还稳妥！”王氏允定，来日晚间，亲送女儿出城。家丁回船，见王兰销差。王兰好生欢喜。

次早又至小儒衙门说：“聂家今晚送女到我船中，我想不能耽搁，恐外人知道，终属不便。定于明晨开行，恕我不来作辞。”小儒笑道：“便宜你一桌喜酒了！我也不与你道喜，待你到了京中，容再补贺。并托代询在京诸人，匆匆不及作礼。”又命人唤了仁寿出来谒见。王兰要仁寿近日著作细阅，颇有长进，与前竟大不相同。上科因额满见遗，出了场，仍到南京小儒衙门内读书，现从甘老学艺。王兰道：“科名本有迟早，勿以一挫而息其志，当益加磨砺。今岁秋闱，大有可望。”小儒道：“古人云：不患主司之不明，只患文章之不精；不患主司之不公，只患文章之不通。果其学艺既精且通，何患无人赏识！”仁寿皆唯唯应诺。

王兰闲话了半晌，作别回船。早见梅仙从舱内笑着迎了出来道：“我在此等候你许久，你若再迟半刻回来，我即要

进城去了。闻得你来了好几日，怎么连我那里都不去走走？难道做了学差大人，不配与我们交好了么？”王兰忙入舱，换了便服，让梅仙坐下，笑道：“小廋，可别要冤屈杀人了！我前日到祝府去，下了轿，即问你。祝安说你下乡看田去了，有两日才回来呢。我还留下名帖候你，怕你回来迟，我要动身进京，会不着你。怎生见了面，不问个皂白，就挖苦我？”梅仙笑道：“我今日始从乡间回城，见了名帖，才晓得你在此，所以特地过来谢步。再则数年不晤，可以叙说别后衷曲。”说着，弯腰在靴子内取出祝公的信，是托王兰交与伯青的。梅仙也有几封信，托他带交伯青等人。

王兰接过收好，道：“你可知伯青在京近来又结识了一个知音？名唤柳五官，是苏州新到福庆班里唱小生的，其人品貌技艺，都比你强；只怕伯青有了五官，把疼爱你的心肠，要分一半到他身上去了。”梅仙啐道：“你少要乱嚼舌根！你见谁要人疼爱的！管他五官六官，我又不去唱戏，与他争什么好歹？”王兰大笑道：“你本是唱小旦的，五官是个小生，将来伯青把她携带回来，你两人倒是一对儿呢。”梅仙脸一红，站起身来道：“我好意来看你，反惹你打趣我！我是去了！”说毕，回身欲走。王兰忙一把扯住道：“我们是说笑惯的，怎么你就急了？且坐下来，我还有话与你讲呢！”即说：“到晚间聂家送洛珠上船，此时尚早，有屈你陪我谈谈。”梅仙道：“怪不得今日有这件喜事，我却未备贺礼，恰恰的碰来了，倒教我怪臊的！可喜你与楚卿皆遂了初愿；不知伯青与畹秀他两人，闻得怎生难过呢？他们情好颇笃，偏生中多阻隔，真令人昏闷！”王兰道：“他们立志甚坚，还愁不永谐么？不过早迟些罢。”又问梅仙，年来可曾与人家说

亲？梅仙道：“前日我下乡去，却有个人来家说亲事，其人姓巴，世居乡间，以耕读为业。很有几亩田地，乡中要推他首富。老夫妇年过半百，只生了一双子女，子名纯嗣，去年新入泮宫。女名月娥，今年十九岁，据闻有才有貌；老夫妇爱若掌珠，意欲赘婿养老。昨日媒人已将庚帖开来，叫我合个婚去，看有无冲克；如果合得，他家已访问过了，愿意招赘我去。在你看，可用得用不得？”

王兰道：“怎么用不得？想你单立家室，无人照应，不如招到他家去，是极合宜的事。我劝你如合婚可配，不必狐疑，即允了罢。就是伯青知道了，也要劝你行的。”梅仙点首道：“只怕合不得婚；倘然合得，我没有什么不愿意。他家既不嫌我出身微贱，我还嫌人家么？”二人正谈得高兴，忽闻岸上人声喧嚷，有家丁进舱，回道：“聂家送亲来了！”王兰未及答言，早见王氏同二娘笑吟吟的进来，上前与王兰请安。又见数名女婢，扶住洛珠，上了船来。梅仙忙起身暂避。

王兰早命人将后舱收拾出来，让洛珠居住。王兰邀王氏、二娘坐下。王氏道：“小女蒙大人抬爱，感激不尽。无奈他自幼娇养惯的，礼仪不谙，诸事要望大人宽待。”二娘笑道：“王奶奶，你请放心，王大人不是今日才认得的！又与你姑娘向来契合，没说不谙礼仪；即如大十倍的事，都可宽待，你休愁烦到别处去！”说着，用手拍着自己膝盖，笑个不止。又回头问王兰道：“大人，我这话可说得是不是？”王兰笑道：“好几年不听你这张寡妇嘴了，人虽苍老了些，口齿还是这样伶俐！”二娘笑道：“我一生全凭这寡妇嘴混饭吃，混衣穿。若不会说，那就完了！”王氏又到后舱，谆嘱

了洛珠一番。洛珠虽则如了心愿，究竟母女分别，不免伤感。嘱咐母亲回去：“劝慰姐姐，不须烦恼。女儿到了京中，相机而动，都要成全姐姐与伯青的姻缘。”二娘在旁点头道：“你不说我也要提你的。这才不愧你姐妹同气连枝的道理！”时天色将暮，二娘催着王氏进城，遂出舱作辞。王兰早封了一千两银子，以作洛珠身价。王氏推辞数次，始肯收了，再三称谢。洛珠亲送王氏出舱，含泪道：“母亲，早晚要善自保重，千万劝姐姐勿过伤感！芳君、爱卿二位姐妹前，亦请代女儿说声。女儿一至京中，即有信来。”又托二娘照应他母亲。彼此淳嘱已毕，王氏、二娘带着人众上轿去了。梅仙也要进城，王兰执着梅仙手道：“本欲留你少叙片刻，恐不得入城，明日清早我即要开船，烦你回城致意小儒，俟他秋间入京陛见，再会罢。”梅仙答应，上骑而去。

王兰回至舱内，见洛珠斜倚桌畔，俯首无言，一旁垂泪；贴身跟来的两名丫鬟，忙忙的安插行李等件。王兰笑嘻嘻，近前抚着洛珠肩头道：“柔云不用悲苦，至迟一二年，我放了外任，那时你们母女，又可重逢。况此去京中，有你翠颦妹子可以朝夕来往，不致寂寞。”洛珠平日本是诙谐不羁的人，此时反觉羞缩起来；推开了王兰的手，起身走进后舱，倒在床上，忽忽不乐。王兰知道他乍离母姊，不免思忆，也不去撩拨他。少顷，摆上夜膳，洛珠亦不肯吃，即收拾安睡。王兰仍宿在中舱内，一宵无话。次早，鸣锣开船；不数日，到了王营，雇了三四辆骡车，装载行李；又雇了一辆骡轿，与洛珠乘坐。沿途趲赶，夜宿晓行，晚间落了客店，王兰都要陪着洛珠闲话半晌，方回自己外房歇宿。在路上行了半月有余，这日已抵都中，王兰先打发家丁，赶到从